

土默特史料

土默特志

第二十五集

土默特

员会

527

# 土默特史料

土默特沿革座谈会专辑

(第二十二集)

土默特左旗

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

封面设计 张 广 纶

(蒙文) 乌云毕力格

封面题字

(汉文) 文 浩

土 默 特 史 料 (第二十二集)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

土 默 特 左 旗 印 刷 厂 印 刷

一 九 八 七 年 七 月 出 版

1.80



土默特沿革座谈会开幕式

## 前 言

为促进《土默特志》的编撰工作，在旗委和旗政府的主持下，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开了土默特沿革座谈会。该次座谈会邀请了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市、县和北票市的有关同志，约请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兄弟旗县的地方志专业工作者二十余人参加。在座谈会上，各位来宾就土默特部的部名、沿革、东西土默特关系等问题各抒己见，发表了许多宝贵的观点和意见，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意见颇具独到之处。这对于补充我旗修志工作中的资料不足，澄清关于土默特历史沿革中一些尚须澄清的问题，推动我旗修志工作的顺利进行，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各位来宾还一致认为，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很有必要，对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地区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并建议今后在适当时机能够再开类似的座谈会。现将该次座谈会上各位专家的文章辑成一册，专刊载出，以飨读者。借此，对光临土默特沿革

座谈会的各位专家、来宾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辑水平所限，疏漏舛误之处一定不少，恳请著文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同人见谅。

编者

（此处为极淡化的正文内容，文字难以辨识，疑似为《说文解字》或类似古籍的释文，包含大量生僻字及部首分析。）

## 目 录

---

---

- 关于土默特蒙古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讲稿)……………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纳古单夫( 1 )
- 从几块碑文谈起  
——在土默特沿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内蒙古师范大学 金 峰( 45 )
- 明代土默特台议……………  
内蒙古大学 薄音湖( 59 )
- 浅谈土默特部的几个问题……………  
辽宁省朝阳市民委 谢连祥( 71 )
- 青海蒙古史的一次考察……………〔日本〕江国真美著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珠荣嘎译( 80 )
- 阿拉坦汗宗教法规述略……………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奇 格( 110 )
- 
-

- 
- 蒙古勒津部的历史.....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宣传部 暴风雨 (122)
- 关于“兀爱营”的几个问题.....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晓克 (131)
- 关于达云恰.....  
内蒙古大学 薄音湖 (142)
- 土默川名称的历史演变.....  
土默特右旗地方志办公室 史银堂 (149)
- 蒙文《四书》序译文.....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珠荣嘎 (152)
- 土默特婚俗与丧葬.....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荣丽贞 (154)
- 阿拉坦汗传(续二).....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珠荣嘎 (164)
- 作者来函照登..... (209)
-



# 关于土默特蒙古部 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讲稿）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纳古单夫

## 一、关于“豁里·秃马惕”

土默特蒙古是古老的蒙古部落之一。在蒙古民族的历史文献——《蒙古秘史》§ 8、§ 9、§ 240、§ 241等里描述了土默特蒙古部的古代历史遗迹。

据《蒙古秘史》§ 8载，迁徙到统格黎克河游牧的那群百姓是〔属于豁里刺儿台·蔑儿干（ $\text{ᠬᠣᠷᠢᠰᠢᠯᠢᠲᠠᠢ ᠮᠢᠪᠦᠷᠭᠠᠨ}$ ）一族的〕。〔当初〕阔勒·巴儿忽真（ $\text{ᠬᠤᠯᠡ ᠪᠠᠷᠢᠬᠦᠵᠢᠨ}$ ）洼地的主人，巴儿忽歹·蔑儿干（ $\text{ᠪᠠᠷᠢᠬᠦᠵᠢᠨ ᠮᠢᠪᠦᠷᠭᠠᠨ}$ ）把名叫巴儿忽真·豁阿（ $\text{ᠪᠠᠷᠢᠬᠦᠵᠢᠨ ᠬᠤᠭᠠ}$ ）的女儿嫁给了豁里·秃马惕（ $\text{ᠬᠣᠷᠢ ᠲᠤᠮᠠᠲᠢᠢ}$ ）部的首长豁里刺儿台·蔑儿干。那个〔女子〕就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的〔妻〕，巴儿忽真·豁阿，在豁里秃马惕部，阿里克·兀孙（ $\text{ᠠᠷᠢᠻᠢᠻ ᠠᠯᠢᠰᠤᠨ}$ ）所生名叫阿阑·豁阿（ $\text{ᠠᠷᠠᠯᠠᠨ ᠬᠤᠭᠠ}$ ）的女儿〔这群百姓便是豁里·秃马惕人〕（札奇斯钦汉译本、满蒙文现代语还原本）。

§ 8中“阔勒·巴儿真·脱窟木”（ $\text{ᠬᠤᠯᠡ ᠪᠠᠷᠢᠵᠢᠨ ᠲᠤᠮᠠᠲᠢᠢ}$ ），今贝加尔湖东有一水源注入湖内，名为巴儿真

( *ᠪᠠᠷᠢᠨᠢᠨᠢ* )。其巴儿真河的夹心地，叫“脱窟木”（洼地或两河夹心地）。据《史集》载，“豁里、巴儿忽、秃马惕和巴牙兀黑等部，其中有的是蒙古人，居住在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中译本卷一、一分册、第245—246）。可见古代秃马惕人是居住在巴儿忽真河域的夹心洼地。

“巴儿忽歹·蔑儿干”（ *ᠪᠠᠷᠢᠨᠢᠨᠢ ᠮᠡᠮᠡᠷᠠᠨ* ），即巴儿忽族之善射者，作为人名，当为部落首领。“歹”作为男性代表，“巴儿忽真·豁阿”，即巴儿忽族之美人，“真”作为女性代表，她嫁给了豁里·秃马惕部的首长豁里刺儿台·蔑儿干（ *ᠬᠤᠰᠢᠷᠢᠨᠢ ᠮᠡᠮᠡᠷᠠᠨ* ）。

“豁里·秃马惕”（ *ᠬᠤᠰᠢᠷᠢᠨᠢ ᠮᠡᠮᠡᠷᠠᠨ* ）在《蒙古黄金史》§ 213作（ *ᠬᠤᠰᠢᠷᠢᠨᠢ ᠮᠡᠮᠡᠷᠠᠨ* ）。作为部族名称，其含意中外学者注释不一。（德）海尼士先生在其德译本《蒙古秘史》中解释为“二十·万”（德译本§ 240注）；〔美〕札奇斯钦先生，在其《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中解释为“制止”（中译本§ 8注）；我国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三位先生，在其《蒙古秘史词汇选释》中，解释为守关口者之部落名（参见本书，第179页）；清代罗密《蒙古世系谱》中只作部落名称，并写作 *ᠬᠤᠰᠢᠷᠢᠨᠢ ᠮᠡᠮᠡᠷᠠᠨ* 和里·土默特，其首领为布都惠·达尔汗（卷一）。我认为豁里”（或作和里、火里），是指地名，泛指贝加尔湖一带，表示一个区域，即指游牧于贝加尔湖一带的土默特蒙古。今我国土默特蒙古，习惯称谓的“呼和浩特·土默特”、“喀喇沁·土默特”，这里的“呼和浩特”、“喀喇沁”，都是指土默特蒙古居住的地域而言，这在蒙古部族的其它部落中也是常见的。就“秃马惕”，也不一定是“万的

复数”，我认为“秃马惕”只是表示一种多数，这在各族语言中都有类似习惯用语，恰如汉语里的“亿万”，只作表示多数一样，它即不是亿，也不是万，蒙古语中的“秃马惕”也是一种“数万”之意，当时可视为一种临时部落联盟。

（对《秘史》§ 8，谢再善译本有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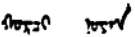
据《秘史》§ 9 载，豁里刺儿台·蔑儿干 *ᠬᠤᠯᠢᠰᠢᠲᠡᠢ ᠮᠡᠢᠷᠠᠨ* 一族，因在豁里·秃马惕地方彼此制约，禁止捕猎，又迁徙到兀良哈部的地方去了，另成为“豁里刺儿氏”（*ᠬᠤᠯᠢᠰᠢᠲᠡᠢ* *ᠰᠢᠬᠢᠰᠢᠲᠡᠢ*）豁里·秃马惕部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之前，就游牧于外兴安岭（即《秘史》§ 183 中的合刺温·碾都纳）以北，贝加尔湖一带广袤的森林草原地带，是“林木中的百姓”之一。

成吉思汗统一秃马惕部，在蒙古族的历史上是一件伟大业迹。对此《史集》（卷一、二册、P 245）和《秘史》§ 240、241 等中均有详细描述。在汉籍《圣武亲征录》中亦有同样的记述。我们先引《史集》中的记载，“牛年〔公元 1217 年，蒙古历 *ᠰᠢᠬᠢᠰᠢᠲᠡᠢ ᠰᠢᠬᠢᠰᠢᠲᠡᠢ ᠰᠢᠬᠢᠰᠢᠲᠡᠢ*〕，成吉思汗得知：以前归顺过他的秃马惕部首领带都刺·莎合儿（《秘史》§ 240 作歹都忽勒·莎豁儿 *ᠰᠢᠬᠢᠰᠢᠲᠡᠢ ᠰᠢᠬᠢᠰᠢᠲᠡᠢ*；《蒙古世系谱》〔卷一〕作布都惠·达尔汉 *ᠪᠤᠳᠤᠬᠡᠢ ᠳᠠᠷᠬᠠᠨ*），当他到乞台（*xntaū*，当时系指我国的北方边疆地区，即华北；摩至那，即系指华南）时又起来作乱了（这一叙述很重要，说明秃马惕部在成吉思汗时代，已靠近中国的北方边疆地区了）。这个部落组成了独立的军队，善战，好作乱——于是他派八邻部（即今天的巴林部）人纳牙·那颜及都儿班·那颜（《秘史》§ 240 作朵

儿边〔氏族〕的朵儿伯·多黑申 *ᠳᠤᠬᠢᠰᠢᠨ ᠲᠤᠨᠠᠳᠤᠨ ᠳᠤᠬᠢᠰᠢᠨ*。我疑中文《史集》译文有误)去征讨他们。纳牙·那颜推托有病。人们向成吉思汗报告了〔这一情况〕，他稍想了想，就派孛罗忽勒·那颜 (*ᠨᠠᠭᠢᠨ ᠨᠠᠭᠢᠨ*) 代替他去(即河额伦太后四养子之一，也是四杰之一，初见《秘史》§ 137、§ 214；《元史》卷119有传，作博罗忽，称为第一千户。《元文类》卷23元明善《大师淇阳忠武王碑》作许慎氏。《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作博罗浑、孛罗欢等)。孛罗忽勒听到后，向异密们问道：‘是你们在主上面前提到我的，还是主上自己想到的？’他们说：‘是主上自己想定的。’孛罗忽勒当时说道：‘我去为成吉思汗谋取幸福，但我是代替别人去的！’他将妻子、儿女托付给圣上后，便出发了。他擒获了秃马惕部〔首领〕，消灭了〔他们〕，〔自己也〕战死了。成吉思汗听到孛罗忽勒·那颜所说的话后，想起了他的功劳，对他的死去很悲伤，他很怜悯他的子女，说道：‘我要像心肝般地看待他留下的〔子女〕，他们不要悲伤，我会很好地爱护他们的。’后来他尊敬地抚养他的子女，给他们各种恩赐，经常关怀他们”（第246页）。

《秘史》§ 240、241更详细描述了征讨豁里·秃马惕的经过。但其主要内容同《史集》所载基本一致。在蒙文文献中，除《黄金史》§ 213、214外，在罗密《蒙古世系谱》中亦有极重要的记载，该书记载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和里·土默特”是十二蒙古强国之一，其首领是布都惠·达尔汉（孛罗忽勒征秃马惕时，其首长歹都忽勒·莎豁儿死去，其妻孛脱灰·塔儿浑，管理秃马惕百姓。此系指妻而言），由于他们“皆暴戾无道，民不堪其苦，天生清机思

汗〔成吉思汗〕忒木津〔铁木真〕以次翦灭”，成为统一蒙古之一部（抄本第15页）。在成吉思汗以后的伟业中，秃马惕以勇敢善战而著称于世。

又据《秘史》§ 241载，秃马惕被征服后，成吉思汗为表其以身殉职之功，由孛罗忽勒·那颜之次子豁儿赤·那颜（）（此处《秘史》记载不清，据《元史》豁儿赤·那颜，当系指塔察儿。‘豁儿赤·那颜’只是官职——宿卫长）挑选三十个秃马惕美女为妻，同时“给了他百户秃马惕人。”据《元史·塔察儿传》（卷119）载，塔察儿将所赐秃马惕部人“徙居官山”。我们知道，“官山九十九泉”，就是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大黑河之源，故今“土默特”一词当即《秘史》“秃马惕人”而得名，可以作为一历史依据。

关于官山，据《寰宇通志》（卷八十一大同府条）载：

“官山：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余里，古丰州境，山上有九十九泉，流为黑河。……黑河：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里丰州界，源出官山，西流入云内州界，又至东胜州入黄河”。

据此后人对“官山”多有考证，当系今大青山。大黑河发源于官山九十九泉，西流经丰州，云内州，至东胜州入黄河。今吾师陈国灿《大黑河诸水沿革考辨》一文发表，更有明晰考证，指出“官山”即大青山，无可存疑。

我国著名元史学家周良霄同志，在其著作中，再次肯定“官山”即“大青山”，亦即土默川，他说：“豁里·秃马惕 QOri-Tymat 为林中百姓。成吉思汗令孛罗忽勒征讨，兵败被杀。继令朵儿伯·多黑申征服之（《秘史》第240

节)。成吉思汗乃以秃马惕人一百户赐孛罗忽勒家为奴隶。孛罗忽勒之后裔徙居官山（《元史》卷119《塔察儿传》）。官山九十九泉即今内蒙古大黑河之源，今土默特一词当即因秃马惕人而得名”（《出使蒙古记》，第84页注〔80〕）。

孛罗忽勒（孛罗兀勒、博尔忽、博尔忽烈、博罗浑），许兀慎氏族人，后为成吉思汗母亲的养子，为成吉思汗十大功臣（四杰之一），九十五千户之第十五位。

孛罗忽勒有二子：长脱欢，即九十五千户之第六十一千户，次塔察儿。《元史》本传误作孛罗忽勒从孙。有关《元史》学家已有考订正误。塔察儿是窝阔台汗时期灭金的统帅，是一代英雄人物。

土默特万户迁居官山以后的活动，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毕竟在文献中已发现土默特人早在窝阔台汗时期已迁居土默特川的记载了。并由此可以断定至少在塔察儿为太宗窝阔台效力时期，部分秃马惕人已迁居呼和浩特了。

当然，就其主体土默特人仍在不喇罕山一带（即阿尔泰山），那是无疑的。但《元史》记载中必定看到了土默特人南迁的记录。

据《世界征服者史》载，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后，“成吉思汗为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实现繁荣富强”，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成吉思汗在大道上设置守卫哨卡，蒙古人称之为哈刺赤”（中译本P90）。

“豁里·土默特”同他们的其他兄弟邻部，诸如喀喇沁部等，便成为成吉思汗蒙古本土边疆——阿尔泰山山口十二哨卡的守护者和巡逻者——哈刺赤，或称“豁里·速别赤”，意为守关口者。对此蒙文文献《蒙古大黄册》（

ᠲᠠᠭ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 载有一段极好的赞美诗，诗中说：

为羈马之系木，  
为狙击之俘虏，  
为蹶踪之食物，  
为阿尔泰汗山，  
十二道路之守口，  
为山巔之敖包，  
为平原之丰碑，  
是十二土默特之崇职。

.....

为至圣之机缘，  
为效力于前卒，  
为马奶之佳酿，  
乃庞大之永谢布〔阿速特、喀喇沁〕之崇职  
(参见新版第151页——152页)。

在上述《蒙古大黄页》的这段描述中，我们对当初土默特蒙古人的生活、战斗以及对蒙古可汗的崇高职责，比任何其它文献记载，都能获得较完善的知识。

土默特部的这一崇高职责，同样记入《成吉思汗祭典》中，其祭文说：

ᠲᠠᠭ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ᠠᠨᠤ ᠰᠤᠮᠤᠳᠤᠨ

ལོ་ལྔ་ལྔ་ལྔ་ མཉམ་མཉམ་ མཉམ་ ལོ་ ལྔ་ལྔ་ ལྔ་ལྔ་ ལྔ་ལྔ་ ལོ་ ལྔ་ལྔ་

ལྔ་ལྔ་ (新版第101—102页)

这里同样指明：在阿尔泰山之阴，守卫十二谷口之平安的，乃是十二土默特之裔。尤其把十二土默特之来源载入成吉思汗大祭文（通常称《金册》），更有它重大意义。

随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和对外征服，蒙古各部被分散了。土默特蒙古同样渐渐离开了祖先久居的牧地，远徙蒙古的其它地方游牧了。但土默特部什么时候游牧于黄河、大黑河（图尔根河）的呢？目前没有一篇较好的研究报告。

但我们据《元史》李罗忽勒后裔徙居官山的记载，土默特人游牧今天的土默川，至少可以推前到元太宗窝阔台伐金时期（公元1233年左右），这可以说是无疑问的。不过从军征伐，必定不是入居游牧。我认为土默特部入居土默川，那是元亡时期。这一问题在后文中讨论。苏联学者符·阿·库德里亚夫采夫、格·恩·鲁缅采夫，在其所著《布里亚特蒙古史》一书中提出如下推论，他们说：“在斡亦剌惕和豁里·秃马惕被征服时，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游牧到北方——雅库特地区（即今布里亚特蒙古人中有豁里·土默特蒙古人，称自己为豁里·不里雅惕）；另一部分，可能在成吉思汗继承人的时候迁移到很远的东方——内蒙古。到十六、七世纪初，近贝加尔地区已经没有秃马惕人，与秃马惕人一起，还有许多豁里氏族迁居到内蒙古了。布里亚特的豁里编年史家——土古尔土尔·托巴耶夫、汪丹·尤穆舒诺夫、希拉布·尼姆波·赫比土耶夫、索罗·汪丹诺夫等，记述了有关豁里诸氏族由蒙古东部迁居到外贝加尔地区的古代传说，并认为



这次迁移发生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高文德译本，第51页）。上述苏联学者的这一见述可供我们参考。当然，据我国文献记载，土默特部蒙古的迁徙，并非在十六世纪，当在此前二百年，约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此时他们不称“豁里·土默特”，而称“多罗·土默特”了。

据《阿勒坦汗传》记载，土默特部在蒙古巴图孟克·达延汗时期已驻牧于鄂尔多斯河套平原，其四子阿尔斯·博罗特“掌多罗·土默特”，属右翼三万户之内，并以呼和浩特作为驻牧中心。其子阿拉坦汗时期已城居（板升）呼和浩特，“自称格根汗，兵车四出，掳威勒忒国，收图伯特国东界阿摩力，西取〔青海〕赖古尔（即卫郭尔）……”（参见《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抄本第72页）。由此可知呼和浩特已成为土默特人的中心，从此历史文献多称“呼和浩特·土默特”，汉籍文献称“归化·土默特”（当然这一称谓蒙古人自己是不承认的，所以亦不记载）。

## 二、关于“多罗·土默特”

随着蒙古民族的强盛与发展，使他们的每个部都成为强悍的英雄部落。这一伟大成员之一的土默特部，当他们行“敖特尔”来到土默特川时，以“多罗·土默特”名称著称于世了。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元代蒙古族的大统一，蒙古各部已混然一体了。但随着蒙古汗政权在中原的败退，蒙古各部又复重新活跃于蒙古大草原上。当时的蒙古汗国，或称“六万户蒙古”，代表全体蒙古人众，土默特即是其一万户。当然所谓“万户”，都是